



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Stolen Harvest 失窃的收成

[印]范达娜·席瓦 / 著 唐均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范达娜·席瓦／著 唐均／译

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Stolen Harvest
失窃的收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 (印) 席瓦
(Shiva, V.) 著；唐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Stolen Harvest

ISBN 7 - 208 - 06299 - 4

I. 失… II. ①席… ②唐… III. 跨国公司 - 农业
经济 - 掠夺 - 世界 IV. ①F276.7②F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564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 任 编 辑 储卉娟



世纪文景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印] 范达娜·席瓦 著

唐均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1

字 数 106,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8 - 06299 - 4/D · 1087

定 价 18.00 元

STOLEN HARVEST: THE HIJACKING OF THE GOLBAL FOOD SUPPL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outh End Press, 7 Brookline Street 1,
Cambridge, MA 02139 – 4146, USA. www.southendpress.org

Copyright © 2000 by Vandana Shiva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这是一本与环保和公民运动有关的著作。通过对农业、渔业、环境保护等各领域的深入剖析，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不容乐观的图景：跨国企业掌控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秩序，利用转基因技术和法律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破坏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平衡，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和日趋贫困为代价获取暴利。

作为知名社会活动家，作者也介绍了印度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做出的努力，他们通过各种公民运动来抵制跨国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以争取自身权利，再造平等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简介

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世界知名的环境保护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国际全球化论坛领导人之一，她与拉尔夫·内达（Ralph Nader）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一道，在1993年获得了有另类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适宜生存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代表作有*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The Violence of Green Revolution*, 和 *Staying Alive*。在成为社会活动家之前，她是印度一位颇具影响的物理学家。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导 读

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之“发展”的深刻反思

阅读一本书，对作者的了解有时是很重要的准备。而阅读一本看上去有些另类、与我们习见的说法很不相同甚至显得激进的书，对于作者的了解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有如此激进的看法，并将作者的看法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思考。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一书的作者范达娜·席瓦是一位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印度学者，也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女性主义和生态环境哲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中，最新发展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出生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她的外祖父曾为建立一所女校而进行绝食斗争，母亲是一位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学校顾问，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林务官。她从小在

山村长大，亲眼目睹了喜马拉雅森林的逐渐消失，并亲历、参与了著名的印度妇女保护环境的抱树运动。

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席瓦决定学习物理以了解自然。她认为“研究物理和研究生态并没有真正的不同，后者只是增加了察看生态破坏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赖以生存的系统被毁坏状况的向度。”她先从事核物理研究，曾是印度最出色的女性核物理学家，后来因认识到核系统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转而从事量子论研究，于1978年获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后在邦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度管理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两个问题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一是印度的高科技与贫困共存的现状使她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等于进步和减少或消灭贫困的线性方程式产生了质疑，并因此转而研究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境（context）；其二是喜马拉雅森林的消失和她参与抱树运动的经历。

作为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与现实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联系的。1982年，她放弃了大学的教职，并于当年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生态研究基金会，致力于使研究不再仅仅为有钱有势的阶层或政府服务，也要为基层运动服务。

在授予席瓦“适宜生存奖”的评审辞中，评审者认为，她所领导的基金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网络，其研究者们致力于支持人民的环境斗争，这些斗争的部分目标是清晰地表达并捍卫人民的知识。她领导该基金会在一系列领域做出了重要工作，主要包括：

1. 在农业与基因资源方面，她对绿色革命及由基因技术引发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批判性分析极具前瞻性，对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2.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随着 70 年代开展的“契普克”抱树运动，她开始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发起社会运动来保护本地的种子。当看到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的密切联系时，她又发起了反对“生物剽窃”的运动。

3. 在世界银行与 WTO 问题上，她对世行施加压力，并参与协调了印度与 WTO 有关知识产权及农业方面的主要谈判。她还是致力于控制和干涉全球化影响的组织——全球化论坛的发起委员会成员，并领导了旨在保护人民知识和食品安全的国际运动。

4. 在生态和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其著作《继续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国际影响深远。她是 1991 年世界妇女与环境大会主席，致力于捍卫生物与文化多样性。

作为一位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席瓦有多种著作出版，其中，像《继续生存：妇女、生态与发展》(1989)、《绿色革命的暴力：第三世界的农业、生态与政治》(1991)，以及她与德国学者米斯(M. Mies)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作。以《生态女性主义》这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为例，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可谓相当广泛，除去那些更为直接涉及性别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像宇宙观、科学观、自由、发展、社会体制、生态环境、核技术应用、生物技术等许多重要问题。

按照美国《生态百科全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释，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形式，它来源于妇女权利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与生态运动的会聚，也对这些运动的会聚做出贡献。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也包含了讨论社会和环境的统治支配的原因、本质及解决办法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主要来自生态学、历史学、女性主义、文学、神学和哲学立场的多样性。从席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些鲜明的特色。而且，席瓦还超越了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局限，例如不是站在中产阶级白种女性的立场看问题，进而将第三世界的视角和第三世界更关心的问题引入理论当中。

在对于世界上现有的各种体制的批判中，席瓦的矛头既指向作为其主要批判对象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主要基于对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析）在最基本的前提下存在问题，与其所提倡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不符。最后，在批判之余，她也阐明了自己对于一种理想的前景——她称之为“生存的观点”——的看法。她认为对于目前世界范围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来自南方或北方的统治精英们，而只能依靠为生存而斗争的基层运动。那些参与这些运动的男人和女人们坚定而且激进地拒斥在工业化的国家中流行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展模式，而且要求建立一种非掠夺性的、非殖民的、非父权制的、尊重自然而不是摧毁自然的社会。对于所有的人，包括最贫困的人，都不必然需要向工业增长体制的归

并和这种体制的延续，相反，这种生存的观点，才是生存下来的唯一保证。

在席瓦的著作中，全球化一直是一个被充分反思和批判的重要概念。她是由从事当地的环境保护开始逐渐认识到全球化的危害的。相应地，她一直致力于立足印度的实践，在全球的层面上，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双方的关联，并将这种研究逐步扩大到民主与专制、和平与暴力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她对全球化的认识越深刻，对它的危害也就看得越清楚。因此，在她几乎所有的著述中，对全球化的研究和批判都是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她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全球化对民主政治、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人民生计等的破坏，指出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至整个地球各个领域的“新殖民主义”过程。“它并非关乎自由市场，它在尽其军事、政策和一切可能来保卫跨国公司的利益。”一些国际组织本身，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他们利用资本和自己制订的游戏规则如“知识产权”开始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只不过他们圈的已不仅仅是土地，而是包括基因、生物多样性、水等一切可资利用（对大多数民众来讲也是生存所必需的）的资源，以谋求利润最大化。而这正是目前一切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恐怖主义的根源。也正因为有如此的认识，她也才会在美国“911”之后，对该事件进行很有影响的分析。

在席瓦看来，人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化”、“发

展”的过程以及“进步”对于自然界的退化负有责任。作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非中性的。

基于这样的思考，席瓦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第三世界恰恰正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因而，她把对全球化的批判转化为行动，发动领导了印度农民民主运动，向世行等组织施加压力，并协调了印度和 WTO 关于知识产权、农业等方面事宜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席瓦的著作中，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所谓“发展”观，也是被深刻反思的重要概念。对于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发展问题，席瓦的观点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盛行的“赶超”的发展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因为这种发展策略是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要追上这种标准，就不得不走与那些发达国家同样的工业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道路。但以往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标准是建立在一种南北殖民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以这种策略来发展，也是不现实的：首先，追赶永远没有完结，你追一步，人家已经又向前发展了；其次，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过上比如说美国人那种耗费资源的生活，依靠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是不可能的。再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席瓦这种对于“赶超”式发展的问题的认识，确实很值得我们借鉴，并促动我们对关于“发展”的通常理解进行深刻的反思。

简要地讲，席瓦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代表性的理论观

点，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即：

1. 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以取代“全盘西化”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
2. 重新解释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强调万物之间的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
3. 积极提倡关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要提倡社会公正。

对席瓦其人和其主要观点有了以上了解，再来看她的这本《失窃的收成》，就会理解为什么她要写这样的主题，以及为什么她会这样写。实际上，农业问题一直是席瓦所突出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这本书中，她集中地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利用科学和技术的进展，以“发展”的名义，给印度的农业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书中的诸多案例，足以发人深省。对于“芥子油”被禁和全面进口国外大豆油这样的例子，我们甚至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书中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印度畜牧业、渔业现状的分析，尤其是，对于打着“养活全世界”的旗号，利用最新的科学进展，开发、推广和垄断转基因种子的孟山都公司的描述、分析和批判（它们占据了全书很大的篇幅），也都揭示了许多我们大多数人平常并不一定熟悉但却意义重大的严峻现实，以及现实背后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本非常激进的书，一本很有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书，一本与普遍流行的观点颇不相同的书。许多人也许不会完全同意作者在书中的观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作者是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深刻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讲出了许多人们平常也许未曾深思的问题。如果此书能让读者重新思考和认识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那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对于第三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女科学家卡逊的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那本书的问世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特殊关注，成了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寂静的春天》一书在出版后，也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受到一些政府部门和涉及农药的大企业的压制、反对和封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寂静的春天》一书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环境保护方面奠基性的经典著作。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失窃的收成》在很多方面与《寂静的春天》一书颇有相似之处。《失窃的收成》一书中除了涉及公正和制度的现实问题之外，关于对转基因作物与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讨论，虽然就验证而言仍然需要时间，还不是马上就有定论，但作者的分析和预言却是言之有理的，绝非耸人听闻的杞人忧天。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肯定地说《失窃的收成》一书将来一定会成为像《寂静的春天》那样的经典，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同

样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这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激进著作，肯定会被人们逐步认识到其重要价值。

刘 兵

2006 年 7 月 28 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引言

过去的二十年，作为一名环保活动者和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我参与的每一项活动都表明，工业经济所谓的“成长”，实际上是对自然和人类的一种盗窃。

砍伐森林或者将自然林改造为树种单一的松树林或桉树林，以便提供工业原料，确实可以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破坏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和水土保持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破坏了森林群落这一粮食、饲料、燃料、织物和药物的源泉，降低了防洪抗旱的能力。

大多数生态主义者能够意识到，将自然林改造为单一树种林区就会使资源枯竭，但很多人并未将这种意识延伸到工业化的农垦作业中。一个已被大多数主流环保人士和发展组织认可的神话是，工业化的农垦作业有能力生产更多粮食以减少饥馑。很多人还认为，集约型的工业化农垦作业节省资源，因而可以保护物